
国泰大戏院的抗战戏剧演出活动

石 曼

国泰大戏院,即1953年后,重庆人喊了40年的和平电影院,其间,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改称为东方红电影院。最近,重庆影业界恢复了国泰原名,称为国泰大戏院。

国泰大戏院建成于1937年2月8日,座落在闹市区的柴家巷口。霓虹灯构成的“国泰大戏院”五个大字,吸引着重庆市民,当时人们尚不熟悉霓虹之名,叫作“年红灯”。观众厅设1500个铁背靠椅,天花板上有六盏磨砂大吊灯,周围灯光是从墙里夹壁中射出,两边高墙各安四个排风扇。这几样设备,在1937年的重庆已属摩登。取名国泰,寓有国泰民安之意。这座戏院地处闹市黄金地段,耗资14万银元建成,富丽堂皇居重庆众多戏院之首。历经沧桑半世纪,它今天仍是重庆第一流的电影院。

国泰大戏院五十几年间,放映电影固然卓有成绩,而国泰之享有盛名,还在于抗日战争期间公演话剧。戏院股东、电影事业家夏云瑚先生受进步思想之影响,抗日爱国心强烈。1939年“五·三”、“五·四”大轰炸后,他甘冒风险,修复被严重破坏的戏院,担任主要经营人,积极支持抗战戏剧之演出。国泰大戏院自1937年至1943年,共演出话剧94出,为抗日救亡,为造就戏剧界精英提供演出阵地,作出重要贡献。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历史悠久的著名的剧场中,它是一颗明珠。

一 首演《保卫卢沟桥》，唤起青年救国心

1937年10月1日，国泰大戏院由重庆新成立的怒吼剧社演出名噪一时的抗战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，这是国泰大戏院上演的第一出话剧。演员都是电力公司、成渝铁路局的工程技术人员，虽是业余演剧，但由于他们大部分毕业于我国北方的大学，有演剧经验，演出很成功。社长余克稷，不久即应聘著名的国立戏剧学校教授舞台灯光。《保卫卢沟桥》的演出，在表演、舞台装置、服装、照明、效果方面都颇具水平。演出后，《新蜀报》载文，誉之为：“重庆真正演剧，那是以怒吼剧社为历史纪元。”^①

国泰大戏院上演的第一出话剧，一炮打响，这和戏院的设备精良，欣赏话剧环境宜人很有关系。戏院成立之初，即破中国剧场陋习。戏院收票革除了在门口大喊“堂厢一位”、“特别一位”的陈规；戏院内不设贩卖部和小食部，没有泡茶的和卖零食的，保持了场地的清洁和安静，更没有热毛巾满场飞，馄饨、面条送到观众席来吃的现象。因此，国泰大戏院成为演出话剧的基地。

《保卫卢沟桥》演出后，全部收入都捐献给抗日事业。广大观众则从演出中汲取了抗日力量，数以百计的爱国青年正报国无门，他们跑到怒吼剧社来，迫切要求参加救亡活动。怒吼剧社为他们成立了“街村演出队”，用四川话对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。

二 群星璀璨照国泰，推动话剧大普及

1937年10月15日，由陈白尘、沈浮、孟君谋、夏云瑚带队的“上海影人剧团”33人，到达重庆。这是由外地来重庆的第一支救亡演剧队伍，并且是由电影明星组成的。男影星有：王献斋、龚稼

^① 重庆《新蜀报》，1937年10月4日副刊。

农、徐莘园、施超、谢天(添)等；女明星有白杨、周曼华、胡瑛、吴茵、刘莉影、燕群等。作为国泰股东的夏云瑚，理所当然的把这些电影明星安排在设备一流的国泰大戏院演出。10月19日，由这些明星演出《卢沟桥之战》、《沈阳之夜》两剧。电影明星亲自在国泰大戏院舞台上演戏，轰动了重庆。他们技艺高超，演出感人。当台上喊出“我们为民族而战”时，为官的、挎武装带的、工商业资本家、店员、学生以及各阶层人士都热烈鼓掌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不晓得话剧这么好看！台下观众要求明星签名的更多，于是作出规定，每求影星签一名字，捐法币1元，交抗敌后援会，使其既得影星手迹，又为抗日出了钱。

1938年1月28日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重庆。这个全国第一流的话剧演出团体拥有：演员赵丹、顾而已、陶金、魏鹤龄、赵慧深、叶露茜、章曼苹、钱千里；编导陈鲤庭、宋之的、贺孟斧；舞台技术专家朱今明。2月18日首演《民族万岁》，这是根据席勒名剧《威廉·退尔》改编的。观众坐在国泰台下屏住呼吸看这台好戏。当魏大鹏（魏鹤龄饰）箭中儿子头上苹果时，土肥正雄（赵丹饰）肩上的黑披肩“唰”的一声落下来了，表现了反面人物的灵魂颤抖。观众赞叹地说：“赵丹服装上也有戏。”女兵作家冰莹在《新民报》著文说：“太好，太逼真，太感动人”，在这个舞台上“换景像电影一样迅速，灯黑过后三秒钟，又一幕景就呈现在观众面前”。^①

从此，国泰大戏院培养出成千上万的话剧迷，话剧在重庆，在四川，在大后方大普及、大发展。

三 话剧演出捐巨款，国泰票价十两金

重庆为前方将士捐款的戏剧义演，从在国泰大戏院演出《保卫卢沟桥》起，以后的三四年间，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的募捐演出，大

^① 重庆《新民报》，1938年2月21日。

部分都是在国泰大戏院进行的。其中影响较大者有：1938年3月，台儿庄大战消息传来，重庆戏剧界发起的援助前线川军募捐联合大公演，剧目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火中的上海》；国立戏剧学校演出的《反正》，怒吼剧社和戏剧工作社演出的《八百壮士》。观众把三天的座票抢购一空。在演出中，观众情绪与剧情融为一体，不断发出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收复失地”的吼声；尤其是演出《八百壮士》时，观众看到台上我国的国旗冉冉升起时，更是掌声雷动。

1939年4月12日至15日留渝剧人为《救亡日报》募集基金，联合公演《一年间》。10月19日军政部妇女工作队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，由怒潮剧社演出《渡黄河》、《三勇士》、《狐群狗党》。1940年4月1日至18日，由教育部妇女工作队请国立戏剧学校从江安来渝劳军公演，演出《岳飞》、《从军乐》、《蜕变》。11月28日至12月5日，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为募集药品，请中国万岁剧团献演《夜上海》，英、美、法、苏、比利时大使及荷兰、墨西哥等各国公使纷纷认购荣誉券。英大使卡尔，法大使戈思默除购票外，各捐100元。1941年5月，交通银行为劝募战时公债，请中央青年剧社陪都实验剧团演出《边城故事》。这些演出都是在国泰大戏院举行的。

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，1938年10月间，重庆有两次宣传抗日、募集寒衣的演剧高潮，在国泰进行。1938年10月4日至7日，重庆新闻界联合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组织“募集五万元，制作寒衣五万件”的演出。5万元是一笔巨款，相当于当时黄金近千两。演出剧目为《为自由和平而战》。著名影星黎莉莉、舒绣文、陈波儿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。演出票价，普通券高者10元，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伙食费；荣誉券更是贵得惊人，分50元、100元、500元三种。500元相当于当时10两黄金之数。这样高规格的演出，只有在第一流的国泰大戏院举行。当时重庆人爱国热情似火，普通券一抢而空，荣誉券购者也颇不乏人。重庆市银行工会主席康心如暨17家会员银行，一次拿出2万元来，购去多种荣誉券。相当于10两黄

金 500 元的荣誉券请地方长官和各界领袖协助推销,也有人解囊购去。这在中国剧场演出史上是一件盛事。这一爱国盛事,50 余年迄今,在中国尚未见有破纪录者。这是重庆的光荣。

四 统一战线传佳话,演出《全民总动员》

1938 年 10 月武汉告急,全国各地戏剧界知名人士大都都撤退到重庆,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莫不同仇敌忾、义愤填膺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和重庆分会联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戏剧节,自 10 月 10 日起就展开了为时 20 天的盛大演出活动,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《全民总动员》,地点当然非国泰大戏院莫属。

当时,中国抗战正将进入相持阶段,其特点是政治重于军事,肃清汉奸、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绝不可少。《全民总动员》由曹禺、宋之的执笔,是一出配合当时形势的反间谍斗争的抗战戏,又名《黑字二十八》。话剧界人士个个要求参加演出,觉得哪怕是上台当个群众也是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,为抗战出了力,因此剧中安排演员多达 200 余人。

参加《全民总动员》演出的有蜚声剧坛的赵丹、白杨、舒绣文、顾而已、魏鹤龄、高占非、施超、章曼苹、吴茵、王为一等;国民政府文化界首领、教育部次长张道藩,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也要求演个角色,他们分别扮演了孙将军和看门老头;著名戏剧家曹禺、宋之的、潘梓农也登台;后来成为名演员的张瑞芳、江村、耿震、沈扬、凌瑄如,以及戏剧家刘厚生,那时在戏中各扮演个小角色。执行导演是应云卫,前台主任余克稷,吴祖光任文书,郑用之当交际,后台职员则是孟君谋、朱今明、陈永惊。全剧演出可称为是第一流编剧、第一流导演、第一流演员和舞台工作者的合作;国民党的戏剧家和左翼进步戏剧家的合作;南方戏剧家和北方戏剧家的合作。因此人们称《全民总动员》的演出是戏剧界的总动员。

重庆的观众早就翘首以待，募集寒衣的主要收入也靠这次演出。10月29日正式公演，到11月1日，4天演出8场，场场爆满。最后一天，门口要买票的观众拥挤不堪，没买到票的人向国泰大戏院里面冲，前台工作人员不得已在剧场设了5道防线，最终还是冲进去不少观众。

《全民总动员》演出全部收入为10964元，50元一张荣誉券的收入几乎占了1/2，购去荣誉券的知名人士有：孔祥熙20张、孙科4张、于右任2张、陈立夫2张、张群2张、梁寒操2张、魏道明2张、张公权2张、康心远2张、康心之2张；邵力子、覃振、顾一樵、康心如、张伯苓、王雪艇、陈经畲、甘乃光等各1张，共出售91张，收入4550元。^①国民党要人和商界巨子购买了其中大部分，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佳话。

五 雾季大公演，佳作多传世

1941年到1945年的重庆雾季大公演，被誉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，前两个雾季共演出56出戏，有30出都是在国泰大戏院演的，其中尤多传世之作。

1941年重庆民间剧团中华剧艺社，联合官办的中国万岁剧团、中电剧团、中央青年剧社以及众多业余剧团中志同道合之士，组织“雾季公演”。10月10日首演《大地回春》于国泰大戏院。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的“重庆雾季公演”，从这里开始，其它剧团接着演出。到1942年5月共公演34出话剧，另有大歌剧《秋子》一台，其中16出话剧都是在国泰大戏院演出的。第二届雾季公演，重庆又公演23出话剧，国泰大戏院演出14出。

在这期间，国泰大戏院公演的话剧影响广泛者有：郭沫若的《屈原》、《孔雀胆》，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，夏衍的《法西斯细菌》，陈

^① 《重庆文史资料》第39辑，吕贤汶《重庆戏剧对抗战的贡献》。

白尘的《结婚进行曲》，于伶的《长夜行》，欧阳予倩的《忠王李秀成》，老舍的《面子问题》，吴祖光的《正气歌》，沈浮的《重庆24小时》等，再加上前两年间演出的《国家至上》（老舍、宋之的）、《雾重庆》（宋之的）、《蜕变》（曹禺）。许多剧本后来都成为传世之作，跻身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名著之林。国泰大戏院6年间，演出这么多辉煌名著，迄今亦为中国任何剧场所未有。可惜的是因为国泰大戏院当年上演的话剧，许多都遭忌于政府当局，1943年6月该院奉令只准演电影，从此再无话剧演出。辉煌于世的史绩，从此中断。

六 演戏大本营，名角留足迹

今人提起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四大名旦，凡看过他们演出者，至今犹称羨不已。白杨演南后，舒绣文演洪宣娇，张瑞芳演婵娟，多么令人神往，秦怡也是从国泰大戏院这座舞台上渐渐著名的，她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，在这里创造了她们艺术生命最辉煌时期。每提及此，她们都说：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感谢重庆的观众。那几年间，全国戏剧、电影界群英荟萃陪都，又没有几部电影好拍，于是落脚在话剧舞台上磨练技艺。无论是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舞台工作者都要勤于学习，勇于创造。一本厚厚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员自身修养》，追求上进的戏剧工作者，再穷也要省吃俭用买来仔细研读。张瑞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，7个月演了6出话剧，担任的都是重要角色。对现在一年难得演一出戏的话剧演员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需要付出多少辛勤？但这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。1985年重庆雾季艺术节期间，张瑞芳站在国泰大戏院门前，一口气背出她在这个舞台上演过的九出大戏。她还告诉我，1945年，赵丹、王为一从新疆狱中回来，张瑞芳看他们在《清明前后》中扮演角色，因为与世隔绝了5年，他们的表演方法和舞台腔与同台演员相比，令人感到格格不入。由此看出，中国话剧艺术水平那几年变化进步很快，已上升到一个新高度。

我做过统计,数以百计的当代戏剧、电影界老艺术家,凡是抗战时期到了大后方的,以及后来从大后方去延安的。国泰大戏院几乎都留下他们艺术活动的足迹。享誉世界的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抗战胜利后拍摄于上海,源头却是在重庆,影片主角白杨、陶金、舒绣文、吴茵,他们精湛的演剧艺术,是在重庆舞台上磨练出来的。国泰大戏院是他们演剧的大本营,它为战后电影界培养了一代精英。

40年来,无论是已辞世的郭沫若、阳翰笙、田汉、老舍、赵丹,或是至今健在的陈白尘、白杨、张瑞芳、石羽、周峰等等,以及远去香港、台湾的戏剧界的朋友们,他们重访山城,都要在这座面目依旧可辨,名字却是陌生的电影院前徘徊复徘徊,亲切地呼唤着:“国泰大戏院!”他们不大明白,它原有的吉祥、端庄、意蕴着人们美好希望的名字——国泰,为什么被舍弃了。

国泰,国泰,国泰而民安啊!

1985年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期间,重访重庆的60多位老艺术家,他们伫立在这座建筑物前许久许久,都表达了恢复国泰大戏院名字的愿望。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,标志着抗战文化繁荣昌盛的名字。

今天,国泰的名字重新恢复了,这说明重庆在改革开放中不忘抗战文化。这对先我们而去的在天之灵,郭沫若、阳翰笙、马彦祥、朱今明、耿震、吴茵……等等,是一种安慰;对健在的老戏剧家们,是极大的鼓舞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文化局)